

失贞

第一部拷问滞留海外的
大陆留学生灵肉忠贞的长篇小说

SHI ZHEN (加)文 章◎著



父
章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

失贞

(加) 文章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失贞 / (加) 文章著. — 北京 : 九州出版社,
2012.8
(世界华人文库. 第2辑)
ISBN 978-7-5108-1601-7

I. ①失… II. ①文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加拿大—现代
IV. ①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82436 号

失 贞

作 者 (加)文章 著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 徐尚定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68992190/2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北京广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6 开
印 张 16.75
字 数 289 千字
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1601-7
定 价 32.00 元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上 部

- 3 / 一、出 走
- 6 / 二、波及硅谷
- 9 / 三、一次争吵
- 11 / 四、都是酒吧惹的祸
- 14 / 五、刘学穿帮
- 17 / 六、圈 套
- 20 / 七、网上世界
- 22 / 八、放逐伊甸
- 25 / 九、W城之夜
- 28 / 十、乏味的自由
- 31 / 十一、从熟悉到陌生
- 35 / 十二、初访G城
- 39 / 十三、别了，高原
- 42 / 十四、梦中的G城
- 44 / 十五、不可触摸的背影
- 49 / 十六、背叛的滋味
- 51 / 十七、走进过去
- 55 / 十八、碰到导火索
- 57 / 十九、硅谷，无意中闯入隐秘空间
- 59 / 二十、又一起伦常命案
- 62 / 二十一、回归单纯
- 65 / 二十二、初 吻
- 67 / 二十三、卑微而高贵的梦
- 69 / 二十四、春到望儿山
- 73 / 二十五、再访王丽娜
- 76 / 二十六、藏在相册里的爱情
- 79 / 二十七、情不自禁
- 83 / 二十八、无事生非

- 85 / 二十九、夜色中盛开的爱之花
 88 / 三十、丑媳妇也得见公婆
 91 / 三十一、有关出国的话题
 94 / 三十二、难道是天意？
 97 / 三十三、宿 命
 100 / 三十四、梦 交
 103 / 三十五、永远的边缘
 106 / 三十六、风暴前夜
 110 / 三十七、陌生电邮
 112 / 三十八、有一种痛苦无法言说
 114 / 三十九、你是我最想读的书
 118 / 四十、青涩的初恋
 121 / 四十一、异地春节
 123 / 四十二、初尝禁果
 126 / 四十三、露露像谁？
 128 / 四十四、名片事件
 131 / 四十五、上天收回了高原
 133 / 四十六、拨开迷雾不见阳光
 136 / 四十七、朱自清，孔子，时间之流
 139 / 四十八、女性的出路
 142 / 四十九、过门未入
 145 / 五十、老灵魂
 148 / 五十一、婚外孽缘
 151 / 五十二、谁是硅谷血案的凶手
 154 / 五十三、放松，放松
 157 / 五十四、答应我，离开夏阳
 160 / 五十五、突破最后一道防线
 162 / 五十六、不如归去

下 部

- 167 / 五十七、寻梦“梦淮扬”
170 / 五十八、梦醒时分
173 / 五十九、外婆的澎湖湾
176 / 六十、一件二十年前就该做的事
179 / 六十一、不结婚最幸福
182 / 六十二、饮食男女
184 / 六十三、受伤的感觉
186 / 六十四、师生之间
189 / 六十五、为什么学成不归？
193 / 六十六、第三只手
195 / 六十七、引蛇出洞
198 / 六十八、并肩站立的两株麦穗
201 / 六十九、中国的反思
204 / 七十、曾经沧海
206 / 七十一、在错中学？
209 / 七十二、网下较量
211 / 七十三、可怜伤害你的人
214 / 七十四、夏阳的麻烦
216 / 七十五、多伦多假日饭店600房间
218 / 七十六、退出游戏
221 / 七十七、平衡终将被打破
223 / 七十八、不理解的东西真的无法占有？
226 / 七十九、并未遗弃
228 / 八十、人性的弱点
231 / 八十一、陷入沼泽
233 / 八十二、捉奸在床

235	/	八十三、协议离婚
237	/	八十四、分道扬镳
239	/	八十五、回到起点
241	/	八十六、死灰复燃
244	/	八十七、重聚首
247	/	八十八、体验北极
250	/	八十九、坏女人、好女人
253	/	尾 声

上 部

生活本身不会关心咱们更喜欢
用哪种污泥玷污自己的身体。

——伏尼契《牛氓世家》

一、出 走

四十六岁的东方涓离家出走了。

东方涓给丈夫陆放鸣留了一封信。信上是这么写的：

放鸣：

我走了。原谅我的不辞而别。不要找我。

夫妻这么多年，一直吵吵闹闹的，都过来了。也许如你所说，吵架也是一种沟通，虽然我很不适应这种沟通形式。我常常对自己说，你的坏脾气我是知道的。既然当初选择了你，就应该接受你的一切。我一直不愿承认自己的失败。我太渴望像我的父母那样在青春不再的年龄手拉手去逛名山大川了。这么多年，为了这个梦，我一次又一次委屈自己。但是，上星期发生的这件事不同，你越过了界限。这是我为你也为我自己定的最后底线。这一次，我真的没有办法说服自己原谅你。我决定，不再为了那个梦付出代价了。我知道，你一定有你的理由，出于好奇一时糊涂，别人邀请却不过情面，等等。但这件事的起因是什么对我已经不重要了。就好像一个人被杀了，追究凶犯是出于何种原因杀人对死者毫无意义。你也不要太过自责，放弃婚姻的念头我早就有了，这件事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其实，这对你，也是一种解脱。祝你幸福。

小凡那里，我会去信解释。

小涓草就

2006年6月28日

陆放鸣看到这封信已经是两个星期以后了。那天是星期六，陆放鸣哪儿也没去。下午三点，是法国对意大利的决赛，一定大有看头。四年一次的世界杯，可遇不可

求啊。他草草吃了早饭，刚打开电视，电话铃响了。是李羚打来的。第一句话就是，东方走了吗？陆放鸣一愣，说，是啊，她出差有两个星期了，该回来了。李羚问，她走的时候是怎么说的？话语里有一点让人不安的东西。

陆放鸣说，她说去美国开会，一个多星期就回来。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又愣了一下，啊，她走了有两个星期了。

“赶紧看看她都带走了什么。”李羚是东方最要好的朋友，两人来加拿大前都在北方文理学院教书，后来一起公派来 G 大读硕士研究生。硕士毕业后李羚跟着老公去了美国，东方辗转了几个城市最后和陆放鸣在 Q 城扎下了根。

看来这次东方把出差的事也告诉李羚了。可她说话的语气有点不对头。李羚大东方两岁，心思缜密，为人处事稳重得体，今天的表现可不太像她一贯的风格。陆放鸣心里有点犯嘀咕，张开嘴刚想问，李羚好像猜到他要说话似的，抢先说：“别耽误时间了，快去 check，我待会儿再打来。”

放下电话，陆放鸣开始大搜查。

这栋三间卧室，一个客厅，一个餐厅，一个厨房的抬高房，是东方工作一年后买的。当时银行贷款利率已经降得很低了，房价还没来得及及升，他们看准了时机，只用了一个星期时间连轴转看了十几座房，最后由东方拍板买下了这栋红砖黑顶的三年新全砖房。三间卧室，他们夫妻住带洗手间的主卧室，女儿一间，最小的一间当书房。陆放鸣的主要娱乐是看电视，书房基本是东方和女儿小凡的领地。去年小凡去美国读大学，书房就完全归东方所有了。两个大大的书架几乎占了一面墙。拐角是计算机桌，上面一台奔腾三电脑。靠另一面墙，是东方的书桌。上面通常放着她的手提电脑，和一些字典等工具书，还有一些没看完的文献和正在看的书。平时陆放鸣除了周末整理屋子很少进书房，今天东方不在的时候贸然闯进来，而且是为了发现什么，他突然有点偷看别人隐私的感觉。

书房很整洁。东方是个有条理的人，她喜欢把自己的东西摆放得伸手可及。看到书桌前的转椅，陆放鸣突然觉得心里空落落的。每天吃完饭，在客厅看电视的时候，坐在沙发上正好可以瞄到东方坐在书桌前的背影。虽然各干各的，东方总是在他的视野之内。

现在，这只咖啡色的羊皮转椅静静地立在那里，似乎在等待它的主人，也似乎在责备他的粗心。陆放鸣轻轻地抚摸光滑的椅背，有种说不出的伤感。他缓缓抬起头，吓了一跳：书桌上东方的那台手提电脑不见了！

他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。再看看桌子上，那本厚厚的《英汉技术词典》和《英汉气象学词汇》也没了。桌子上异常干净。过去摊在那里，没看完的英文文献一份都没有了。东方去哪里了？他基本可以肯定，不是开会。开会没必要带字典。

把家里搜索一番，发现跟东方一起消失的，还有一只中号的拖拉式皮箱，东方那件春秋天穿的皮夹克和冬天穿的羽绒大衣。很显然，这是一次预谋周密的离家出走！东方对他撒谎了！东方从来不撒谎，肯定什么地方不对。陆放鸣慌了手脚，在家翻箱倒柜，最后看到了静静躺在厨房托盘里的这封信。

他一把抓起信，一口气连看两遍。东方说得似乎很明白，但又似乎什么都没说。他不甘心地又把信封拿起来抖落了两下，一张纸飘落在地上，他赶紧弯腰捡起来，看了一行，就傻眼了：离婚协议书。是东方那娟秀而果断的字迹。他像被抽掉了脊梁骨，颓然跌坐在酒吧凳上……

二、波及硅谷

星期六上午,李羚一般比较清闲。老王去体育馆跟一帮中年发福的男女打排球,直到中午才回来。她常常睡到九点多钟才起床,把家里收拾一下,给菜地浇浇水,就开始准备午饭。女儿去外州上学后,他们的午餐简单多了。能享点“口福”的东西都跟心脏病、糖尿病、血管硬化和骨质疏松这些中老年人的克星们挂上了钩。现在,就连主食也成了导致肥胖的罪魁祸首。她最近看了一本名叫《排毒一身轻》的书,上面说要拒绝吃肉奶蛋,只吃地瓜。她彻底无所适从,对王德霖说,我敢预测,人类最终将在豪华的宴席上死于饥饿。

今天不知道为什么,八点半还不到李羚就醒了,而且再也睡不着。她慵懒地起床。王德霖穿着那件排球专用的老头衫和运动短裤,正要出门,见她披头散发地从卧室里出来,有点奇怪:“你今天咋这么早就起啦?”

“睡不着。”李羚没好气地说。莫名其妙地心情不好。

王德霖匪夷所思地摇摇头,走了。

李羚洗漱完毕,在厨房的餐桌前坐下,给自己倒了一杯牛奶,烤了一片全麦面包,一边吃,一边顺手翻看着餐桌上老王收回来的邮件。昨天她和老王去看女儿,很晚才回来,连信箱都没检查。她扒开花里胡哨的广告,翻出几封信。一封是煤气公司来的账单,最不受欢迎。她连口都懒得拆,就放到一边。下面一封是私人信件,收信人是我,左上角写信人的名字是东方涓。

“东方涓, Q 城?”看到东方涓的信,她有点意外。可是,没错,就是东方那娟秀的字体。还在北方文理学院教书的时候,东方涓就练过英文连体手书,她的求知欲望总是那么旺盛。学英文,别人背单词,听美国之音,做托福模拟试题,都是为了应付考试,是苦事一桩。只有东方,她从枯燥的英语单词里,美国之音的慢速新闻中,感受到的是英语独特的美感。她充满感情地朗读《英语世界》里那些优美

的散文，像朗诵朱自清的《匆匆》一样投入。李羚一直认为东方学大气科学是入错行，东方跟陆放鸣结婚是嫁错郎。东方的智慧一到关键时刻就失灵。

“她怎么还用这种古老的交流方式？”她和东方几乎每周都通伊妹儿，什么话伊妹儿不能讲，一定要给她写信呢？她疑惑地撕开信封，展开薄薄的条纹纸：

羚：

看到这封信时我已经“失踪”了。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太累了，想由着性子活几年，干点自己喜欢的事情。

曾经多次有过这个念头，都被我压了下去。主要是不放心小凡，怕她受到伤害。去年她上学走了，我也过了四十五岁的坎儿，这个念头竟越来越强烈。每过去一天，我都会问自己，生命留给我的时间已经不是很多了，这样蹉跎下去几时才是个完呢？

当然跟陆放鸣有关。你说过，我和陆放鸣，是秀才遇上兵，有理说不清。我们共同生活的二十年充满了这样的无奈。我一直在等着他长大，等着他成熟。但他拒绝成熟。也许他是对的，他活得像孩子般轻松。保持童心不是罪过，但当这种幼稚给别人带来伤害的时候，还能说它不是罪过吗？

人生只有短暂的几十年，生儿育女，求学求职，养家糊口，已经用去太多的时间和精力。剩下的二十几年（如果我能活到七十岁的话），我想把它留给自己。你一定会说我自私的，对吗？

其实，每个人活着，都有他的使命。我的前半生相夫教子，孝顺父母，完成了一个普通女人的使命。这后半生，应该换一种活法了。现在，那个崭新的生活在向我招手。我像一只渴望自由的鸟儿，飞向窗外的一方蓝天。我知道，融入那片海洋般辽阔的蔚蓝，便是永远的安宁。我多么向往那种沉浸在思想里的生活啊。

放鸣那里，麻烦你多关照一下。他可能会不习惯。

东方

2006年6月28日

看完后，李羚的第一个反应是给陆放鸣打电话。果然不出所料，这家伙丝毫没觉出任何反常。这几天，世界杯赛事如火如荼的，她怀疑陆放鸣这小子压根儿就把东方给忘得干干净净。

“这个没心没肺的家伙！真想象不出感情那么细腻的东方这些年是怎么过来

的。”李羚自言自语地说，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让东方对这个大男孩失去了耐性呢？”她知道不到万不得已，东方是不会跨出这一步的。东方曾经对她说过，陆放鸣这个人心无城府，待人接物随意散漫，好多事情要由她掌控。迟早有一天，她要被他累死。不是体力上的累，是心累。但怎么说呢，凡事都有正反面，他这人头脑简单，脑子里想什么我都一清二楚，不用担心他瞒着我去找别的女人。说到这里，她有点苦涩地笑了一下。

这大概也是东方一直没有离开陆放鸣的原因。她知道，在这方面，东方有洁癖。别的女人在乎的事情，比如对方的学历啦、职业啦、薪水啦，她对陆放鸣几乎没有什么要求，但在忠诚问题上，她苛刻得不近人情。如果哪个女人来电话跟陆放鸣聊天超过十分钟，等待他的就是一场冷战。朋友聚会，要是看到有年轻女孩子对口若悬河的陆放鸣产生兴趣，她一定会对这家人敬而远之。李羚曾经分析过东方的这个偏执。当然啦，东方对陆放鸣是有恩的。八十年代，出国可是人人羡慕的事情。他陆放鸣就凭着跟东方涓的一纸婚约，不费吹灰之力就跨过了太平洋。从这个层面上看，东方实在是资格要求陆放鸣绝对忠诚。但李羚知道，这和东方的个人经历有关。她常常设想，如果当初，东方嫁的是圈里人，她会这么要求对方吗？

三、一次争吵

李羚挂上电话，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发呆。一定发生了什么事。她对东方太了解了。从外表看，她聪明理智，很少见到她大喜大悲的时候，骨子里却是感性而浪漫的。她把自己隐藏得太好了，蒙骗了好多人。她相信，东方周围的朋友，如果知道她离开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的家，一走了之，一定会大惊失色。一位受人尊敬的大学教授，一个善解人意的妻子和母亲，会做出离家出走，这个少男少女们热衷的不负责任的行为！而且具体去处，对最好的朋友都守口如瓶。看来她是铁了心了！

李羚的目光停留在最后一行字上——“永远的安宁”，有股不祥的预感升了起来。在这个喧闹的世界上，哪里还找得到永远的安宁？难道……她不敢再想下去了。她摇摇头，竭力把这些念头赶出去。不，不可能，信里东方提到了使命，有使命感的人是不会自杀的。她定了定神，操起电话，陆放鸣那里，更让人担心。

“Hello。”话筒里传来陆放鸣有气无力的声音。

“怎么样，找到什么没有？”李羚急切地问。

“找到一封她给我的信，还有……”陆放鸣停了一下。

“还有什么？”

电话那端一片沉寂。李羚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。

“陆放鸣，你快说话。还有什么？”

“东方她要跟我离婚！”陆放鸣的嗓子有点沙哑。

李羚头皮一紧：东方涓啊东方涓，你终于跨出了这一步！

“陆放鸣，你冷静点，千万不要乱。东方一定是留下了一封签了字的离婚协议，对吧？只要你不签字，这个协议暂时不会生效。现在我就想知道，前段时间，家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？”李羚真的有点为陆放鸣担心了。

“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呀。说好了去开会，怎么就成了离家出走呢？”陆放鸣已

全然没了主意。

“怎么会？你再仔细想想。”

“真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事。”说这话的时候，陆放鸣心一沉：“东方信里提到了那件事。东方她根本就没原谅我！”

“没什么事东方怎么会离家出走？都这样了你还不说实话，真不知道该说你什么好！这样吧，等老王回来我跟他商量一下，去你那儿一趟。”

放下电话，陆放鸣怔怔地坐在那里。对李羚，他没说实话。他和东方的关系，确实出了问题。虽然这个问题由他引起，他却觉得责任在他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不愿意外人，尤其是李羚知道这件事。他只是有点后悔那天不该对东方动手。

那天是个周末，那件事刚刚过去一个星期，两人都小心翼翼地试图修复裂痕。下午准备包饺子的时候，发现醋没了，陆放鸣说我去买。在外面转了一大圈回来，进门的时候，陆放鸣特意夸张地叫了声：“涓子，我回来了。”东方铁青着脸，冷笑道：“买瓶醋用了三小时，这次又去谁那里看足球啦？”陆放鸣也火了，“我去小张的洗衣店待了会儿，又去老关的餐馆聊了会儿天。怎么？不能去吗？”东方“哗”的一声把筷子扔进盆里，说：“去，去，尽管去。别说去你酒肉朋友那里，就是去酒吧潇洒我又能有什么法子？只是别拿张三李四的来搪塞我。我还没老眼昏花呢，犯不着你来诓我。真是男人，就敢作敢当，带个把女人去酒吧算什么，兴致来了妓院也逛得。怕就怕那事情做都做了，还遮遮掩掩地说是去看什么足球赛……”

只听“咚”的一声，盛着饺子馅的塑料盆被陆放鸣抓起来反扣到地上。“你侮辱我！”他冲过去一把操起菜刀，叫道：“我他妈杀了你，反正我也不想活了。”另一只手一呼啦，把桌子上的茶杯和饭碗全掬到地上。厨房的地上顿时散满了玻璃和陶瓷碎片，一片狼藉。

东方抬起头，有点惊恐地看着他，好像说：“你还真敢动手？”在东方的注视下，陆放鸣举刀的手慢慢放下来，嘴上还在嚷嚷：“我去朋友那里都不行吗？我他妈这点自由都没有啦？”

“陆放鸣你还讲不讲道理啊。我什么时候说过你不能去朋友那里啦？我只是对你是不是真的去你说的地方表示怀疑。”东方站起身，径直走出了厨房。

沉默了一个星期之后，东方带着简单的行李离开了家。